四庫全書

史部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春正月壬申朔不受朝 邈川温錫沁男覺勒瑪斯多卜為本族副軍主溪展為本族副都指揮使軍主遵博斯吉為本族副軍都主並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熈河經畧司奏自

果莊作過後來鄂特凌古并温錫沁累遣下項人將蕃字出漢報乞通和夏國備見向漢用心勾當乞與推恩故也推恩字由據曾肇制集

庚辰以三佛齊國進奉副使胡僊為歸德郎將進奉判官地華加羅為保順郎將

壬午朝獻景靈宮

癸未范百禄趙君錫相度黄河利害還進對太皇太后問河北苗稼盜賊如何人不饑否百禄等奏諸郡苗稼

甚廣人無凍餒盜賊亦息去年十一月二日初使視河百禄等言河不可回具去年閏十二月末并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前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近論列除謝景温權刑部尚書不當令踰半月未蒙施行按景温天資姦佞素多朋附熙寧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為知雜御史是時蘇軾方忤安石景温迎合其意輙具弾奏謂軾丁憂歸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路監司體量事皆無實章惇以開拓疆土不次進用景温為湖南安撫使又欲附會乞於徽誠等州建置城寨一開邊隙今已

十年有不貲之費無秋毫之利徒使湖南湖北及廣西接境州縣常被蠻寇未嘗休息止為進身之計不顧國家之患附下罔上孰甚於此神宗初行官制首用景温為禮部侍郎王安禮為尚書右丞乃景温之妹婿謟事安禮陰刺上旨奏疏指陳邉務其言皆先帝日逐與大臣謀議機宜之論景温借為己説僥倖稱旨緣所論之事非他人所能預聞上既疑安禮漏省中之語又怒景温交結執政遂以本官出知潭州緣景温與韓縝正是

姻家元祐之初縝為宰相首自高陽召歸亟加職名尹
正京邑及嬖人子弟縱酒犯法景温釋而不問為臺察
所糾朝廷送大理寺取勘方正其罪又於瀛州以女巫
自隨置之郡下日令子弟考問禍福小人乘勢惑亂愚
民又為言者所發而韓縝方為執政遂薄其責止罷開
封知蔡州曾未席煖復徙潁昌既辭成都之行仍竊揚
州之鎮中外之論固已不平況顧臨見任刑部侍郎即
是本曹元不闕官兼先帝建官之初刑工二部尚書皆

不並置今來忽降新法創添權官搢紳之間往往竊議以謂大臣將援引私黨故更張此制而景温之名預為衆人所料葢以執政之内有親有舊私分深厚常欲提引是以權官之詔墨未乾而景温之除書已下使朝廷威福之柄皆為外人窺測甚可懼也近者高士英除權工部員外郎陛下猶以為因人撓法别授差遣今執政欲引親舊而先改國制五日之内首擢景温上不奉承陛下之美意下無以慰多士之公言倖門既開進者日

濫臣雖愚闇實為聖朝惜之伏望陛下詳覽臣奏速降指揮收還景温新命依舊與外任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官之法庶存綱紀以抑僥倖詔謝景温别與差遣景温以元豐五年四月除禮侍十一月出知洪州此云潭州恐誤又言臣近嘗論奏景温差除不當及乞罷尚書六曹權尚書之制日近雖聞收還景温之命而權官之法未蒙指揮不避煩瀆再具論列臣伏尋典故都省令僕之次即列八座位貌崇重實亞執政苟無其人則闕之不常置也先帝改命之初

惟吏部之外他曹長官多不並建但以侍郎主行未聞闕事考之前代亦不見有權尚書之品而遽兹創立義實未安臣竊謂侍郎之資望最深者其拜尚書自允公議今若加以權字即是未應正除以不可假人之名授非所當得之士欲望中外壓服堂陛尊嚴何可得也倖門一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竊為聖朝惜之况國家經費不充正務裁省而反無名設官增益厚禄則是朝廷政事自相違戾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罷尚書

權官之法貴無虚授以重國體又言臣近嘗論列謝景
温除權刑部尚書不當比聞已得聖旨别與差遣今踰
浹旬未覩明降指揮搢紳之間皆謂景温差除全出宰
臣范純仁之意竊慮九重髙遠無由知外議之詳輙具
開陳上裨聖覽臣聞謝景温與范純仁韓縝素來相結
號為死黨而景温姦邪附會罪狀極多臣於前疏已畧
言之矣昨在開封又以私暱為言者所劾出知蔡州二
年之間三易差遣而貪進之心殊未猒足屢遣親客敦

迫純仁直露私求欲得八座純仁勇於効力愛有所忘不恤人言先改國制近者忽降詔旨六曹尚書並置權官士大夫素知純仁與韓謝二族私分深厚見其無名變法逆料必引景温五日之間除書果下挾情亂法一至於此且陛下用文彦博為平章軍國重事所總政事定格差除尚書已上自合同議昨者創立權官及除景温彦博初不預謀不知三省安敢輙廢定格議者皆謂呂大防等明知不協士論而重違純仁之意是以雷同

詭隨不能拒止純仁旣已逼脅同列又欲陵蔑彦博但令吏人以除目就第呈知未嘗禀其可否意彦博沮難故不與共同商議止於此日便具進呈彦博以外議沸騰遽出造朝遂得追寢純仁尚忿形於色屢發躁辭且云待教辭免即行寢罷彦博又折之曰此朝廷之事執政豈可通私意教他辭免此語即時傳播聞者無不駭愕純仁雖屈於正論而終欲遂非無故遷延不追前命蓋欲景温赴闕更為别營差遣以朝廷之公器為死黨

之私恩有以見純仁事上不忠操心不正力進姦慝妄改憲章若不辨之以早異日必敗國事況純仁憑藉門閥素無他才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閑局時以為賢一入樞庭固已改節陛下即政之初罷青苗免役之法及司馬光久在病告純仁遽以國用不足為言復使州縣俵散青苗天下之人莫不疑惑光既視事爭於上前極言論列方得寢罷此事甚近陛下當悉記憶光未薨半月之前嘗與臣言純仁自為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顧

望止為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此蓋光見其姦狀漸露心實悔之業已薦延未能遽罷使光存至今日必不容純仁久處廊廟臣竊惟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闥政事之柄仰成大臣尤是修明紀綱謹守法度之日而純仁棄其素能背公向私惟陛下詳覽臣言博採公議若未欲遽行罷免即望常加防察無使專恣侵壞朝政則天下幸甚貼黄稱臣本欲上殿奏陳適會左右省無諫官拘礙文法不得獨對臣既當耳目

之任日間外議喧騰不敢不具奏知伏望聖慈詳察於此載詔王鞏罷知宿州以御史論鞏資質浮淺貪贓汚穢也按六年六月八日丙申乃罷宿州據劉摯叙鞏本末則此時未除宿州也罷宿州實在六年六月八日丙申令削去詔宗室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香特令秘書省試換以其進所業議論故也甲申左司諫韓川為集賢校理權發遣潁州川既辭免太常少卿又堅請補外以數言胡宗愈不聽故也去年閏十二月十六日除少卿嘗同劉安世劾胡宗愈第二十章載川所以罷諫職見三月七日詔夏國遣人詣闕謝封册將過界令逐路經略司諭沿邊兵將

官不得縱容人馬以探事為名入西界殺擄人口别致生事　詔講筵官許依祕書省職事官例觀新樂賜聞喜宴許依帶職人並赴從崇政殿說書顔復請也　右正言劉安世言按安世集有此章當是元祐四年事而是年張燈如故實録去年亦不書慜雪姑存備考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亢詢問四方亦多旱暵關陜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踊日益增甚雖朝廷廣行賑貸而歲事失望荐饑可憂臣觀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救民之道最為詳備其九曰蕃樂盖歲有

凶歉人君憫恤元元為之閉藏樂器而不作也禮曰雖
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先王之
制具在方册聖明之主所宜留心伏望陛下繼天奉元
仁民愛物有年之瑞宜不絕書而雨雪失時人且狼狽
雖兩宮憂勞軫念無或少忘而遠方之民未見陛下至
誠惻怛之意今上元密邇有司舉行常例猶欲張燈臣
愚欲望聖慈明諭執政特以歲旱俾罷遊宴使四海之
內莫不戴陛下勤恤之德庶幾天人感通風雨時若天

下幸甚又言臣昨曾具劄子乞罷上元張燈竊聞尋以
降付三省而連日值假故執政未遑進呈每接賓客詢
訪中外利病皆言去歲甚愆時雪來年之望殊未可期
民將荐饑深可憂憫今外方郡縣或有災傷猶不放燈
著為令敕陛下子育黎庶以天下為家一夫不獲尚軫
聖慮而況關陜淮浙民已艱食凶荒遼遠所宜矜恤伏
望聖慈特降中旨明諭聖意罷止游宴以答天變廣謀
賑貸用濟民生使覆載之間莫不衣被兩宮之仁德天

人和同嘉氣自致惟冀留神省覽早賜指揮

乙酉幸凝祥池中太一宮集禧觀大相國寺御宣德門

召從臣觀燈

丁亥詔以愆雨開寺觀

己丑詔坤成節進奉物色准天聖八年九月故事留本

處止奉表附驛以聞　刑部員外郎劉賡知宿州

辛卯尚書左丞王存等奏（此據王存奏議四年正月二十日上此）臣等竊

見朝廷遣范百祿趙君錫相度孫村回河及減水河利

害百禄已行相度條奏孫村不可回河為減水之河乞
罷孫村有害無利之役挪人工物料繕築西堤以護南
宮決口其說甚詳奏上今已多日朝廷尚未降指揮臣
等忝荷拔擢實以河役大事所繫朝廷利害不小不敢
苟默以圖自安上負二聖任使之意固當晝講夕思博
採兼訪欲以究見利害之實詳觀百禄等所陳利害及
論王孝先前後異同狂率之見較然明白可謂曲盡然
臣等竊慮人情論議鮮肯公心雖知已說不長終是遂

非護短所以孝先等狂妄難固有誤朝廷臣恐孝先等
恥回河之説不可施行則必强為減水以蓋前失臣等
推尋孝先所開減水河本欲以試回大河今既不可回
河不知安用減水或以謂河勢趴西多决西岸孫村不
可以回河且開減水河殺大河水勢可以免西决之患
臣等竊謂不然自河决北流元豐四年先帝即下詔云
河决小吴其東行故道已是淤髙理不可塞將來更不
修閉决口候見大河歸納去處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

經畫聞奏自是未嘗大理隄防二三年來用王孝先之說專欲自孫村回河不復更理西岸故南宮上下隄防怯薄前此二年皆噎凌而決緣北流之河入地已深其流順快只為不能增築西岸隄防所以連年潰決自孫村興事兵夫之役者日二萬有餘八九月而止民夫之役者日三萬有餘計一月而止總兵民之用力者無慮數百萬葦運物料者又不在此數其於大河畧無所補向使一二年前移此兵民之力以繕西岸則隄防完壯

南宫上下自不至再決今來劉何等奏南宫水口已奪過河身八分𣑽百禄等乞不行閉塞只理遥隄如此則西岸不可不理既須興西岸隄防之工又不免起孫村減水之役兩役並興勞動轉甚假使盡役兵夫兵夫力已困竭去年修河之役逃亡死損十有二三二聖哀矜令歲並令放免令下不日豈可復差若令用錢雇夫所雇者衆應募數少必致官差雖以差雇為名其實抑而强雇强雇之弊與差一般若令一例差夫則興發者衆

京西去秋大旱十室半饑監司方乞粟賑救本路夫力必不可差則專差京東河北京東河北亦災傷連歲去秋雖有薄熟去處民力未甚舒甦譬如久病之人才能支扶履地而強之負重則必顛頓斃踣臣等熟計不若速罷孫村減水之役專力以厚西岸隄防北流入地既深其勢自然安帖公私之力可以不勞而就或以謂孫村減水為河既北流則中國失險分減水勢使之東注所以存中國之險且自河決小吳已及十年先帝不為

減水回河之議者豈謂中國之險可以失之蓋雖北流其入海之口猶在乾寧滄州之地漫水合界河入海相度官范百禄趙君錫言之亦已詳悉兼上流之勢本在中國非敵人所得而據昔日東流入海今日東北流入海昔日横斷河北之地今日斜斷河北之地河北之地皆吾中國所有其為設險一也敵人安能度越大河以用吾之險哉但近世習見大河自澶淵而横斷河北遂以為不如此中國失險非京師之利臣等雖至愚決知

今日大河東北入海未失中國之險或以謂不為減水分減水勢使之東流則塘濼有漫水淤澱之虞臣等聞古今河道北流之處自商胡之决早已淤澱信安以西河水不到自無淤澱之患假使能全回大河北去斷流昔日淤澱之地方且反為邊患今開減水河而欲望北流之河全無淤澱亦已難矣臣等愚見以謂既不能回河而尚開減水以分水勢不止於目前有枉費公私財力之勞而於大河及沿邊塘濼全無所補抑將開後日

無窮之患自大河北流每年差夫科買物料尚不能完固沿河隄防使之不決今又增孫村一河名為減水水既分流則泛漲之時溢沿河兩岸去海口各六七百里舊約五千餘埽每年逐埽各須預積物料差夫修固此後年年不得休已是一河未能處置而別生一河枉費工料遺患於河北生靈豈有寧日伏望聖慈採百祿君錫等相度到利害之實深察孝先前後異同誕妄博採衆論以喻物理特降宣諭依百祿等所請罷回河并減

水河之議放散所辟官吏抽田諸路催促物料使臣令河北轉運司專領河事以年例兵夫物料修立西隄其新河幷南宫水口被水衝淤州縣有合改移處置事件並詳范百禄等所議經畫聞奏所貴河北京東公私稍獲蘇息臣等職任丞轄忝荷二聖顧遇事有所見不能竭盡以補聰明之萬一死有餘罪所以不憚冒瀆之責以盡其愚貼黄見今修河司官吏幾百餘人諸州催促物料使臣四五十員工部每數日一次檢舉催督即諸

路騷擾可知理須早行放罷抽回臣等預聞國論職事自合如此商量然猶不免區區冒煩聖覽者實欲上裨聰明之萬一伏望二聖特垂採擇如臣等所言實有可取只乞因輔臣奏對之際特賜聖諭早令依百禄君錫之議罷回河減水之役不獨臣等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二十八日罷回河及修河司

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言臣以足疾久在假告未獲入侍軒墀竊以大河北徙自近年水勢潤下以成河道昨來為議論不同須至更遣官按視

令據范百禄趙君錫同相度得見今北流深入地中雖有冀州南宫決溢尋復還河益見河勢就下不能為大患其故道髙仰不當開治可以省朝廷百萬之費休息得數路民力既合天時地利下慰輿情伏望陛下特與主張免致公私勞費公著家傳云百禄君錫既復命旬日執政未能決公著乃上此奏

癸巳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充修神宗皇帝實録檢討官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講孫覺免侍講依舊提舉醴泉觀免朝參覺以疾請也三年九月十六日罷中丞

除龍直提觀侍講政目三年九月十六日孫覺龍直提宮侍講此月二十八日孫覺除龍直醴泉放見謝

詔開封府妨礙公事體小者送户部取勘以刑部言大理寺右治獄廢故也　詔寺監屬官庫務官若職事有合赴左右司郎官廳商議者明具合議事報左右司呈禀執政得筆方許赴　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知鄭州王克臣卒

甲午詔州縣當水陸之衝者監司守令非假日並禁謁著為法

乙未監察御史王彭年言吏人以勞責減年出職入流太濫增添請受費用太冗乞付有司立法詔吏部戸部相度以聞　考功員外郎孫路言康古寨新蹈寨基未便事理有三其一地形側峻南帶髙阜戎馬可以下臨二土脈乾燥夾砂不可加板築三寨基内新開四井止是智固河内滲水别無泉源緩急必見闕用詔劉舜卿相度具利害以聞如於邉情事力未便可修移增築即將智固勝如兩堡量遣人守據以示中國邉地無使賊

人異日以無人守戍指為不係漢地　詔石州葭蘆吳堡二寨弓箭手所貸錢斛限三年為六料隨二稅送納從同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公事郭宗顔請也　詔成都府路見管鹽井一百六十餘井立為定額不問大井及卓筒並不禁止若遇鹹泉枯竭許於元井側近開卓取水以補元額井數依條差官權定認納課例其枯竭元井却行棧閉仍不得創於他處及額外增添開卓先是御史呂陶論列陵井監嘉州等處鹽井利害下轉運

司相度故有是詔

丁酉朝奉郎直龍圖閣范育為光禄卿　詔故端明殿學士范鎮本家不曾陳乞前致仕恩例遺表外特與恩澤一名　詔春秋銓試合格人上等不得過一人無則闕之中等每百人不得過五人以監察御史王彭年言每歲承務郎小使臣及選人並等第推恩至有賜出身其次循資減年或占射差遣或不拘名次注官推恩太優故也　詔京東路捕盜賞錢五分支提刑司場務錢

餘令轉運司應副諸路準此　詔太師文彦博男保雍丁母憂每遇入朝許令孫男扶掖

戊戌令後臣僚用冠帔改換醫人服色者不得換紫

荆湖北路都鈐轄轉運司言蠻賊寇澧州義鏁鋪故抛下文字意望招安給賜真命券歷若墮其計恐遠近蠻人觀望欲召正副都頭覃文懿等并都誓主彭仕誠嚴行約束如更透漏蠻人入省地作過責認勒住半年或一年請受所貴邉境安帖不致生事從之　詔温錫沁

妻轄索諾木布摩特封縣君月給絹茶各有差從權發遣淝河蘭會路經畧司公事劉舜卿請也　范百禄趙君錫等既面奏河不可回乞罷修河司旬日不報於是又奏疏曰臣等聞治水之道無他惟在順其就下之性而已禹行其所無事是以能成萬世之功或反禹之所為此鯀之所以致敗也竊謂本朝河決必塞已塞復決未嘗復回於故道也今河行大伾之西至於大陸分注木門由閤官道會獨流口入界河東歸於海合禹之迹前

人所欲為而不可得者也元豐以前未有回河之論八年之後乃有一王孝先俞瑾輩敢妄議回河孝先身為水官無容不知有此臣既按視究見利害而大臣廷議踰月未決臣竊惑之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心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周旋曲盡無一闕政每聞一處灾傷盜賊惻怛不忍動於天顏是以五年之間中外蒙德懽忻鼓舞不可勝紀若今來萬一議論試輙為之則非徒河不可回回之必有大害臣恐數路半天下之生

靈財困力弊國家諸路常平司封樁錢物立見耗竭民間誅求既廣嗟怨者多和氣一傷水旱亦至當是之時流亡盜賊無所不有而公私匱竭責將安歸臣實寒心不知議者何以不决昔周靈王時穀洛二水鬭將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晉力諫以為不可慭惓反覆幾二千言大抵止以共鯀為戒禹四岳為法而曰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其靖亂之效逆順之理炳如日月昭示萬世追原

太子晉尊愛君父之心謂自后稷以來迄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由厲王而下基禍十五世惟民不静以為王業之憂直以壅塞穀洛乃周家福祚興廢短長之所繫古人尊愛君父之心切至如此臣按穀洛二水纔及黄河百分之一穀洛猶不可壅以其繫周家之廢興况黄河百川之伯四瀆之最尊者乎令人欲壅之非見侮則是愚且狂矣詩云令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云能治其國家者誰敢侮之令國家無事一妄人議論直欲以數

百千里之外朝廷所不見自古所難成之事致害天下

伯鯀之誅止因稱遂共工之過壅防百川稽舜之政治

殛二凶而咸服蓋以為高高下下乃天地之性若高者

强之使下下者强之使高則是逆天地之性逆天地之

性則必害天下之生民蠹天下之生物自古以來未有

如此而能成功立事興利除害者也昔堯於鯀得非始

信其言與四岳之薦乎及至九年績用弗成而徒汨陳

五行反為大害乃悔而更之殛父興子才及四載而禹

告成功令考書傳載籍禹之所為止於隨山濬川高高下下者行其所無事而已未聞有逆折洪流使回故道之事也且孝先以即目大河港勢方順欲趁今年回河必望朝廷半年之間逐急計置五千萬物料臣竊計此數決不可置場收買必須科配六七路百餘州軍騷擾七八百縣百姓文符急於星火期會比於軍興鞭笞峻刑枷錮滿道臣聞河朔父老說往時六塔閉塞北流民間見錢五百文方了得一束梢草審如此言生靈何罪

况今京西陜西連歳不稔老幼相携流離道路縣官拯救常苦不給而又將來閉塞北流之際全藉人力衆多是時役夫不知幾何萬數臣等昨來移文會到諸處終不報答人情覬望此可見矣臣等請停罷修河司以來將近一月上殿面奏亦已旬餘寂然未聞朝廷行下中外竊議以為河論未決人莫不疑怪臣惶恐待罪不知所裁又況元豐四年小吴河決未兩月而神宗皇帝神機睿斷不下堂而見萬里之外順天地高卑之性知百

川脉絡之理明詔中外藏之有司其大畧曰故道已是淤高理不可復自今更不閉塞於是遠近心服人無異論今孝先等乃敢横議違戾先帝明詔意欲旁縁以自進爾伏望睿慈亟罷修河司以省大費正孝先之罪以明典刑則天下幸甚貼黄臣竊以壅防百川古人所忌周太子晉力諫靈王壅穀洛二水之事是也况黄河百川所聚乃天地之脉絡豈有以人力多寡擗約不順其性久之而不致患害者臣等考古驗今灼見不便區區

愚心既知其如此夙夜憂惶不敢緘默乞賜聖鑒特達施行又貼黄臣等昨相度利害奏聞後方始知得元豐四年曾降上件詔劄尋即移文通利軍等處取會録到合具奏聞疏入即乞付外此據百禄等奏藁增入奏云臣等乞罷修河司將近一月

上殿面奏亦已旬餘按百禄等上殿在正月十二日其乞罷修河司在去年十二月令參酌附正月二十八日罷回河前百禄此奏云臣等昨相度利害奏聞後方知元豐四年有詔尋移文通利軍録到蓋與此奏同上又在正月二十二日癸巳後也今本傳乃云至黎陽閲舊牘得之恐失事實今不取本傳大抵因行狀但取行文順便不究先後耳尚書省問百禄等行狀亦附使歸令依實録載四月十八日

己亥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此據范百禄元祐八年正月末奏云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准敕罷回河云云政目二十八日相度河官范百禄趙君錫言東流髙仰北流順快無如北流經久為便奉聖旨罷孫村口回河及減水并開修河司　先是御史中丞李常言臣伏見朝廷以河決大吳民被其患遂取獻議者之言或欲開澶州已淤之河或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令以澶州河身至狹決不可復疑孫村為可納還水勢遣使鳩工自春徂秋所以勞人動衆蓋不少矣未見小效而財欲殫人已敝今又欲廣備物料大興夫役修元防置生隄約

為必復之計臣竊以為惑矣臣元祐初年常蒙任使相
視河事臣自白馬津夾河往復行七千餘里幾至河流
入海處升高下下以水平視地知孫村地高岸廢隄防
俱壞無可還之理已嘗具奏上聞雖臣愚昧不足與講
大河利害然不猶愈於未嘗目視而聽浮說者耶今河
流未有可復之勢而修舊防千餘里將用民夫千百萬
工民間凡雇一夫不減二十千積而計之民力其可支
耶去年京東河北大饑甚者至人相食朝廷發常平粟

賑濟不足又繼以上供米數十萬斛今年麥粟稍收飢乏之人方有生意而欲耗竭民財事無功之役臣未知所以處此為何如也今者山東河北盜賊數起濮州之盜張旗育馬數十為羣以入鎮市殄滅未聞而耗民財力納之饑寒之域饑寒切身不相率而為盜者未之有也借使有益於河流猶可兾幸況萬無一補而恬不知慮何也河之不可復臣元奏盡之矣比者轉運司謝卿材所陳亦頗中理欲望聖慈斷以不疑下半紙詔以弭

不測之患倘執而不變臣恐致禍之大有甚於河流者

臣愚短樸拙陛下推擇於衆彦之林而付之中司今日

覩大害具狀灼然默而不言罪在不赦常元奏當考又言臣

伏見孫村口回河之役乆講未決臣前日劄子述利害

稍詳慮未以臣言為然敢再此數陳願賜省覽檢會元

豐四年六月劄子稱奉聖旨河決小吴埽東所行河道

已是淤高理不可塞將來更不修閉決口候見大河歸

納去處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聞奏竊以元豐

四年到今七八年矣方是時已言河道淤高理不可塞況今日耶其時河初西北流行注之平地與舊道高下已是相遠先帝豈不察之詳慮之深而降此指揮訪聞今來河已成槽勢益就下激之使仰高而行臣見其必不可也今卿士講於朝民庶議於野以此役爲可興者寡矣而朝廷之意尚期以庶幾可復曠日持久猶豫未決臣愚以謂此一河事耳按圖視地利害可明刬成敗之機晦而未兆且大於此者乎伏望聖慈早降指揮寢

罷以安羣疑臣非敢以嘗議大河而執為此説今博訪人言深度事勢以裨聖政救患害於未然弭譏誚於他日伏望特賜採納先帝時曹村決鴝工積材隨以閉塞見其有可塞之理故也後來小吴隄破塞之隨決遂不復塞見其勢必不可復耳遂有前項劄子指揮且一小吴口猶不可强閉而欲於大河中作生隄截水勢以入增高之處其為不可明矣又言復見回河之役至今未降寢罷指揮臣已兩具劄子陳述利害甚明朝廷執而

未允臣以謂縱令有可復之勢在今日猶為未宜況決無成功之理常聞唐太宗欲封禪魏徵以為不可曰且借喻於人人有十年長患病治方愈便欲令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今舉大役夫力之衆必出於民靈平之役嘗起六七路民夫況今修千里隄防截大河使歸故處不知幾路民夫若干物料可以濟用河北京東皆殍亡之餘京西淮南悉窮空之後今來方被德澤稍有生意一旦以無功之役耗其財力自古亂亡必因盜

賊盜賊所起必由疲弊民力秦長城隋伐遼是也伏望

陛下奮以獨斷降旨寢罷無貽後患常作中丞在三年九月十六日言此

當是九月末十月間既不得其時因罷范百禄等既還回河乃附此仍著先是字更徐考之

自河上常又言臣伏見范百禄等相視黄河已見得不可還復故道利害甚明而修河司尚未降指揮廢罷訪聞本司見今辟官一百餘員請受供給不少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約費錢粮四十萬許貫買物料已費七十餘萬貫用過條東二百九十餘萬

今不即廢罷枉費日滋欲望早降指揮其王孝先等妄有建議上惑朝聽枉耗國財伏乞重行降黜嚴示懲戒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南宮決口今來已未有隄備漲水在近權住閉塞直候將來隄防成立物料齊足方謀興功雖日下苟安未敢輕論然詢之輿議竊有可憂須至開陳乞賜詳覽臣訪聞南宮之決今已累月適遭亢旱水勢甚平萬一秋夏之交山水泛濫與大河相合奪過河身一向西流則深山以下必被其患今事勢已

急尚未見朝廷如何擘畫此不可不預為之慮也議者又謂將來若理西堤須留九門以道西山之水使河門太小則勢必擁遏入納不快河門稍大則黄河暴漲却致出泄三者之説皆不免與民為害而又修南宫水後亦未保他處終無再決之患向去人使道路若有侵占阻滯國信往來未委如何處置欲望聖慈詳此事理專委都水使者與本路監司子細相度其的確委得不致有前後患害畫一條例結罪以聞庶得利病之實不誤

國事南宮之決今已兩月當考其的時附見於此左諫議大夫梁燾右正言劉安世等言安世等奏不得其時今并附李常後訪聞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汗漫散流無復河道故去歲冀州南宮未閉信都又決繼而大名宗城中埽又決近日復有焦家隄之患則北流利害灼然可見今欲全復故道議者以謂新修理水隄亦未高闊自大名之東埽岸久已廢壞雖南有横隄頗為堅實然上畢下薄恐不足恃而又故河未嘗濬治一旦遽決梁村孫村口放水東流可以分減目下漲

水欲使還復故道未易能也葢大河重濁其流稍緩旋即淤填今梁村口循理水隄而下水去堤面才五六尺至孫村口水與隄平兩處下埽僅免決溢或聞只是分過大河三四分水但恐因循浸久積淤日增將來閉塞北流併使東注地勢髙仰壅遏難通則横隄以南金隄以東決須受害臣等竊謂河事素來論議不一遂致中輟今水官既奮然敢為固有足取然臣等雖知有可成之功恐不免欲速之弊葢舊河不曾疏濬而向下隄埽

全未完葺遽決梁村放水理有未安況今日已後水勢漸小淤填浸多萬一更壞舊河不能還復則是前功盡棄進退被患為今日之計實可重惜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詔都水官吏及本路監司協力盡公講究長策廣為儲備增固舊防庶使東流必有成績乃河朔生靈之幸貼黄舊河在大名東水勢丁字正衝馬陵口折向東復西直注小張口兩處視大名各止及五六里每歲漲水岸至危急馬陵之東元有開撅直河久已淤廢今來

欲復東流亦乞再開上件直河以紓大名之患貼黄以梁燾集增入

又言臣伏見朝廷欲回大河使歸故道採之輿議頗有異同今之言北流以謂廣占民田大破省稅壅遏西山之水為深趙瀛莫之患吞併御河絶邉城轉餉之利淤填塘泊北使道梗而又隄防卑薄全不足恃故今歲之間四次決溢今歲恐合作一歲更詳之四決即南宮信都宗城焦家隄也臣再三推考實有如此之患是以議欲復東流然而自小吳之決久不閉塞大河故道地形高仰元堤廢壞往往斷缺

所植林木發掘已盡昔日之備百無一二若河流果然東去不免後患故論者皆欲先葺舊防疏鑿故道入功物料悉令具足然後乘春夏暴漲之勢而順導之方有可即之理昨來都水官吏思慮不審惟務速成既未嘗完繕廢堤亦不閒濬治故道乃於水勢向衰之際妄引東注臣聞止是減得四分以來漲水才至復槽遽已斷流緣自來河水稍緩即有沙淤故瀕河之人皆咎都水官吏以謂輕開梁村埂塞故道非特不能紓一方之患

而反淤壞舊河此尤可重惜也今朝廷舉不貲之費廣儲薪石調發兵夫必數十萬勞民耗國無大於此而典領之人終不敢保河之必回依違觀望僥倖萬一臣竊憂之伏望陛下明詔執政熟講事理大河決不可回則乞早降指揮便令罷役博選通習水事之人就令所行子細相度别為長久禦備之計若必欲使趨故道則乞令都水及修河司官吏條具兵夫物料的確合用之數指定於何處放水自何月日興工至何時了畢委得不

致誤事結罪以聞異日成敗用行誅賞使苟簡之吏莫敢誕謾而利害明白中外不疑大衆大役不妄舉動惟冀特留聖慈早賜施行（肅集無此）肅及安世又言臣近日延和殿進對伏蒙宣問大河次第臣尋具所聞利害悉已面奏退而思之有未盡之意輙復論列上裨憂勤之萬一臣竊謂自小吳之決今已八年澶州之東地形高仰而又隄道廢壞未有完葺林木剪伐靡有孑遺今若不繕舊防增浚故道一旦河勢全奪東去而下流禦備殊

未有涯脫或踈虞何以救備其可慮者一也臣聞昨來沙堤之破北京官吏科配梢草調發丁夫期會嚴峻甚於星火民間勞擻固已不堪今回大河計其薪芻之費恐須百倍於前日雖朝廷已降指揮禁戒騷擾而有司苟避督責急於辦集名為和買實是抑配若欲來歲興工恐日月逼促地産有限物價踊貴重困民力其可慮者二也臣愚欲望聖慈更切熟計明詔執政參議至理若東流有可成之功即乞謹擇官吏委任責成寛假歲

月無求近效應修河所須之物並量價直只令和買不得擾民如有違犯重行降黜俟三二年隄防完固薪石具備公私之力皆有餘裕然後察水勢之所向而順導之庶幾横流可回生民受賜比之輕信浮薄之論妄舉莫大之役校其得失固不侔矣唯冀特留聖慮早賜施行梁燾集此係第二奏安世又言臣伏見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朝廷屢遣使者與都水官及本路監司同共按行固已詳熟而利害紛紜訖無定論臣聞自商胡之決踰三十年

河淤東高勢必西徙所以連嵗泛溢旋塞旋潰理有必至無可疑者而王孝先等建議乃欲回復洪流使歸故道所用人工動以億計薪石糧器又數千萬國費民勞莫大於此或聞孝先等奏章顯言新開直河若有淤塡乞不坐罪則是妄興大役以徇偏見又慮緩急水勢不應則先入姦言莫肯執咎誕謾自便輕侮朝廷操心如此何足倚辦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盖聖人作事謹始不敢自用而廣謀

從衆以求合於天心也今將動大衆起大役而廟堂之
上策非素定付之一二庸人肆為臆説治一横隄已費
五百餘萬復千里之故道又將若何苟暫費而永寧固
不足吝今建議之臣猶不自保則生民之膏血何負於
此輩而悉聽其輕費乎況謝卿材與張景先同為一路
監司而二人之論自不相合恐非詢謀僉同之道伏望
聖慈博選深知河事之人再令經度參以李偉孫民先
之書擇其可用俾干繫官吏條析利害結罪以聞然後

付之執政擇定一議所貴慮無遺策不貽後悔於是回河及修減水河二役皆罷此奏係安世集第五奏當在三年冬盡集無此奏劉安世盡言集有回河五奏其二奏與梁燾同今附李常後張景先以元祐二年十二月自京東漕改河北四年四月自河北改陜西安世第五奏云景先與謝卿材同為一路監司則此奏必在四年四月已前又累奏不及遣范百禄等則或恐在三年十一月以前也姑附詔罷回河後　焦家隄趙瞻奏亦及之一歲四決當細考大抵新舊録載河事殊不詳也王孝先乞不坐罪蘇轍奏亦及之不知召王孝先等到三省樞密院果是何時三年十一月二日可考

詔均定東南諸路鹽價下逐路轉運司施行　資政殿學士知鄆州蒲宗孟知河中府龍圖閣待

制知河中府王震知鄭州

辛丑詔蒔竹縣防托并荆湖南路安撫謝麟將帶隨行兵員外楊光銜下山丁防托人以冬寒暴露日久令轉運司比類廂軍例等第特支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二至四百二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鄒炳泰

謄錄貢生臣湯逢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二月壬寅朔寶文閣直學士新除刑部尚書謝景温知鄆州政日在正月二十八日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自去冬謝景温除權刑部尚書臣等疏其姦邪罪惡乞行寢罷伏蒙陛下特徇公議外移鄆州日近閤門繳回

告命而尚書省却令進奏院遞付本官中外喧傳無不駭異臣考尋故事應朝廷除授即無不經拜命而付告身者唯綸言已下其人亡没乃以命書就賜其家雖景温曽除秋官因致人言未嘗祗受閤門繳納自合毁抹昨者再行移運之制遽用刑部新銜搢紳之間固有疑論令乃以不當給之告妄授景温雖欲隂借稱呼暗累資序而顛倒錯亂殊失舊章伏望聖慈速令追取依條例毁抹所貴君命不私國體無損又言近嘗奏論謝景

温刑部尚書告身不合給付比聞景温自以無名不敢輒受謂宜因其辭免遽令追還伏見已有朝旨令依前降指揮理實未安須至論列臣伏覩朝廷自來常格應在京新除職事官並須受告方得繫銜昨除景温刑部尚書未曾拜命而移鄆州之制遽列新職人士固已駭異今又遽非再令給告變亂典故殊無義理況日近王汾除諫議大夫尋用人言而罷未聞以命書賜之何獨景温遂廢故事與之者不足為恩受之者不足為榮朝

廷之事豈宜如此臣區區之所惜者國家之體不可妄變非為景温而發也惟陛下謹守成憲防微杜漸追還景温告命依例毀抹所貴名實稍正紀綱不紊

癸卯户部言得旨取索裁減在京職事官俸按官制職事官俸以寄禄官高下分行守試三等看詳寄禄官既高則本俸自多不須更支上等職錢欲乞去行守一等行者止依守法及不帶行守者亦如之舊無行守兩等職錢者依元定數從之舊録云先帝董正治官悉罷無名雜給分行守試制禄養廉務

欲優足至是裁損非
先帝志也新録削去

御史中丞李常等言朝奉郎何宗元學問通浹乞隨才録用翰林學士許將言太學博士陳祥道尤深於禮嘗著增廣舊圖及考先儒異同之說著禮書一百卷望試以禮官取所爲書付之有司詔以何宗元爲國子監丞陳祥道爲太常博士　詔職事官闕許薦政目三日事當考

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輟視朝三日乘輿臨奠成服苑中敕有司治葬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公

著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為本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茍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暴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舊錄公著傳神宗相王安石為政而公著與光常率為異論謂制置三司條例為名分不正常平青苗法本非惠民宜罷去帝以其未喻也猶不之斥乃面奏若韓琦因人心不忍如趙鞅舉甲除君側

之惡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帝始謫之宋敏求草詞止言敷陳失實援據非宜帝以為不正名其罪令陳升之易之曰厚誣藩鎮興除惡之謀深駭予聞乖事理之實遂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新錄辨曰衆皆陽甲事當以司馬光日記中語折衷為定合删去上文一百四十三字舊錄云自熙寧初論法度不便者皆被黜逐茲政成異議者復希効用公著亦以自薦新錄辨曰上文云有詔舉才行可陞擢者公著因言兼收博納各得自盡則無滯才之歎如此非自薦以希効用也合删三十字舊錄云時上方恭默太皇太后退託簾帷公著雅善司馬光二人用事更法改制無所忌憚新錄辨曰以上三十二字痛詆公著誣及宣仁合行删去

乙巳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慶州范純粹為寶文閣待制知慶州再任 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言河北轉運

使朝議大夫直秘閣謝卿材公忠亮直處身不回論議大河尤為精識臣等近請罷外都水丞司令轉運使副判官兼制置河防公事望檢會前奏施行詔户部工部限半月同共相度以聞七月八日卿材兼領外使

侍御史盛陶言近詔除六曹郎中並於第二任知州以上資序人内選實歷知州或曾任監司六曹員外郎校理臺諫官開封府推官滿二年人充竊詳監司係朝廷擢用復滿二年除六曹郎中固不為過其第二任歷知州人多是吏部

常調諸路監司被召入省若稍資淺止為員外郎而賠下守倅及資格者乃直為郎中理似未安望且除員外郎有勞乃遷郎中詔於元降㫖內刪實歷知州或五字

丙午吏部言元豐中立定薦舉文臣承務郎已上及武臣崇班已上陞陟員數自後薦舉官司為所舉數足汎為考察之薦於法不應收使詔今後文臣係知州軍資序及武臣路分都監知州軍已上方許奏乞考察

己酉朝奉大夫集賢殿修撰知潞州梁燾為左諫議大

夫自潞州召入據行狀四月乃至邵伯温辨誣載齋過河陽見邢恕附五月二十八日可考

癸丑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吕大防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録 左中散大夫太常少卿直秘閣王汾為直龍圖閣知明州 朝散大夫衛尉少卿王子韶為太常少卿右正言劉安世言按子韶資性憸佞行已無耻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謗目子韶為衙内鑽蓋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交結權要子弟巧於自媒如刀錐之銛鋭也及吕公著為御史中丞遂薦子韶以備臺官

陰持兩端見利忘義是時王安石用事方行青苗之法子韶每進對之際則迎合上意未嘗有一語敢指政事之失及對公著則又復肆誕謾以謂屢嘗奏疏言新法之非便蓋欲上下欺罔兩獲其利先皇帝聖鑒明哲洞照姦心子韶詐窮情得遂被黜責其後復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為言者疏其前後過犯及不葬父母之事因而報罷元祐初擢領劇曹又為御史論其亡狀尋令外補今少常之任素號清選前日之居此官者或遂遷侍

郎或就拜給諫大用之漸多假此途豈容匪人輙爾冒處伏望陛下慎重名器斥逺佞邪收還子韶誤恩別擇賢者庶無虚受輿論厭服又言臣聞子韶熙寧中嘗按錢塘祖無擇事承望王安石風旨巧為誣陷搢紳之間至今不以為直及任御史苟務容悅上誑人主下欺官長先皇帝察其頗僻黜為上元知縣清議不齒于今有年中間雖移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尚為言者所劾皆即報罷今少常之任資望愈重一歷此地遂升要津

豈容匪人可冒優選議者謂子韶頗有文學不忝新命此亦姑息之論非公言也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待天下之才如子韶者反覆姦邪見於已試人物汙下衆所鄙薄既不能納忠於先朝豈復更能盡節於陛下雖區區之記問或有可稱而大義已虧餘何足道今若不究本末安置清途臣恐倖門遂開小人道長甚非朝廷之福惟陛下重惜名器為官擇人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收還子韶之命别授賢者以慰輿議又言按子韶人

品冗末性復憸邪熙寧中為御史之日見利忘義反覆迎合其後呂公著陳襄質於上前矯詐悉露先帝疾其誕謾乃詔之曰外要黨正之名内懷朋姦之實遂奪言職遠貶江左止此一節已見棄於清議而況交結權勢子弟不耻自媒挾持私怨造祖無擇之大獄諂事呂嘉問復得提舉折納差遣操行卑污實鮮倫比昨除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當時御史猶以為非處子韶之宜劾奏而罷豈兹少常之任乃可輕授除目傳播甚駭物

聽臺諫論列方俟進止子韶畧無畏憚遽已視事其處心積慮不過以謂朝廷若用言者之論則已嘗就職縱使罷去恩例尚優機巧僥倖一至於此方陛下勵精求治辨别邪正之際尤不可使此輩輙污清途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收還子韶之命以為姦人之戒又言臣近三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覩施行近者風聞三省奏事之際嘗蒙宣諭以辨别君子小人為戒輔弼大臣既承聖訓謂宜夙夜交儆慎簡庶僚而謬

引姦慝塵污清選考之衆議皆謂執政之間與子韶有舊者憐其獨未顯達力為主張臣竊謂大臣不遺故舊之心則善矣至於屈天下之公議而伸一已之私恩則非所以為朝廷之計也昨者王汾除諫議大夫御史止言其詼諧口吃之類一二小事猶即報罷豈若子韶姦邪反覆見於已試柔屈不耻老而益甚遽躋華冑實辱簪紳況汾以小過而棄捐子韶負大罪而拔擢用捨之道顯屬不當伏乞改授閑慢差遣以允輿議三月十六日別與差

遣二十六日改衛尉卿 御史中丞李常言伏聞回河與減水河之議已奉德音悉令罷免凋瘵之民咸獲休息聖恩所加過半天下盛德之事傳之無窮四海幸甚四海幸甚又考雲平廟碑稱塞曹村埽凡用九路之夫若截河為堤開浚故道倍雲平之役今蒙罷免聖恩所及豈特九路而已竊以舉大役耗國財困未蘇之民事無成之功使朝廷之上久疑而不決妄置官局枉興工役不貲之費已數百萬理水之官罪在不赦今置而不問恐非所以懲有過戒後來王孝先等伏望聖慈深詔有司重行黜

降用示公朝有罪必罰杜絶他時妄誕希合之弊貼黄
稱孝先等庸愚小人豈足以汚典刑雖然上誤朝廷全
自此輩興扇浮議使上下交惑今不重行黜責深慮造
端希旨之弊日益以甚也伏望特賜指揮是日詔朝請
大夫都水使者王孝先知曹州中書舍人曾肇封還詞
頭奏曰伏以朝廷起孝先於謫籍之中任以都水之事
一旦罷去猶得輔藩以為無罪耶則孝先在河朔二年
妄議河事前後反覆勞人費財已有臣僚奏論臣不復

言及陛下遣官按視辭窮迹露猶敢廣計工料肆為大言邀縣官以必不可應副之事愚弄朝廷期自解免欺君罔上情狀甚明不可謂之無罪也以為有罪邪則當明正典刑重行黜逐今乃置之近輔不失節鎮使臣於訓詞褒貶之際未有以處故不避冒黷須至奏論大抵人臣事上以忠信為主朝廷紀綱以賞罰為重若誕謾欺罔者略而不問則賞罰失當紀綱殆廢矣况孝先庸猥鄙夫初無善狀出治詔獄則以觀望敗官入為理卿

則以刻覈抵罪陛下拔拭瑕釁拔而用之所宜竭誠以報恩遇乃習故態惡心不悛此而可容孰為可責臣恐命下之日公論沸騰不免上煩聖聰為之反汗仰累國體罪實在臣是以承詔傍徨未敢措辭伏望少留神明更加裁處使罰不失當羣情厭服則臣雖以逆旨獲罪亦所甘心干犯天威伏深震懼所有誥詞未敢修撰貼黄稱孝先初議孫村口築隄閉減水河為回河之計朝廷聽之興役彌年及遣官行視不可回河已罷修河司

則孝先安所逃責若謂為無罪恐非公論又貼黄稱按孝先初自濮州召為都水使者治河二年略無成效更以欺誕罷去乃得大藩恐於朝廷行法未為允當又貼黄稱吏部侍郎范百禄等奏修河司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約支費過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貫使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大軍將凡一百一十餘員凡請給不預此數又中書省勘會到修河司

兵士逃走三千六百九十一人死損一千三百一十九人此所謂勞人費財又貼黄稱范百禄等奏顧臨等從初與王孝先同議孫村口難復故道今却係王孝先奏乞於上件處取水入故道又奏孝先三次陳述前後不同此所謂前後反覆又貼黄稱孝先去年十二月奏開濬故道閉塞北流等共用人工一千餘萬物料近五千萬便要正月數足此所謂廣計工料邀縣官以必不可應副之事又貼黄稱元豐中孝先嘗奉詔勘朱丹孫迥

高遵裕公事坐覩望奪官昨因臣僚上言大理寺刑獄
究濫事降知濮州中書舍人彭汝礪再封還詞頭奏曰
聖人在上不能使人不為過惡有過惡則治之而已當
堯之時洪水未平堯使鯀治之不克有成鯀不免殛死
堯不失為聖人臣伏詳王孝先反覆不信熒惑中外誕
謾無懼愚弄朝廷耗蠹國財死折人命其事見於案牘
甚具見於人言甚不可欺非特臣言也今朝廷為之蓋
覆為之遷徙譬猶愛惜兒女不忍以一指彈治臣恐朝

廷綱紀自此弛廢矣賞罰者朝廷綱紀也綱不綱紀不
紀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矣陛下自履大位于今五年
好惡循理是非以道暬御無過與宗室無假借近親貪
功廢之終身而不齒乳媼弄權一日棄之如涕唾命於
朝廷達於四海詠蹈鼓舞稱為神明今於孝先而疑之
臣以為過矣書曰刑故無小又曰怙終賊刑孝先之於
河議非不知而為之也及姦詐窮露猶敢肆意誕謾以
朝廷為無足畏是所謂怙終雖堯舜在上不能容矣夫

是非非我也是天下之公器也雖大臣有不得擅焉賞罰非人也是天下之成命也雖人主有不得而私焉易曰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治亂禍福之來一嚬一笑之間而已況如此其大者邪惟陛下上畏天威俯同天下之議治王孝先等之罪以解中外之惑以存朝廷之紀綱臣雖得罪蓋所安也所有詞頭臣未敢撰制汝礪更有不行下孫村口文字在此奏前已附去年十二月恐此奏非繳孝先曹州除命須別詳考後十日詔王孝先改知濮州改知濮州乃二十二日今并書之是日詔知洪州黃履

知潤州知潤州王靚除淮南轉運使按王靚由知潤州除淮南轉運原本脱知潤州三字今增正新知明州傅燮知洪州中書舍人曾肇既草黄履制詞因言王靚自諫議大夫出知潤州今除淮南轉運使未審有無故事傅燮自江東提點刑獄奉旨與知州差遣昨已除明州今又改洪州兼一路鈐轄未審因依乞指揮勘會以憑命辭翌日三省進呈黄履王靚新除皆罷以知宣州張修為淮南轉運副使傅燮知宣州　朝奉郎權知曹州韓宗古為集賢校理知潞

州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朝廷除韓宗古知潞州仍
貼集賢校理考之公論皆謂未安臣聞先帝初更官制
以著作校書郎正字隷秘書省為職事官前日帶校理
校勘之類並轉一資悉令解罷宗古舊為校理已依上
件條制轉官納職今日復有此授顯屬無名若謂潞州
藩鎮欲示優崇則陜州地望尤髙所宜加禮兼陳侗亦
是曾轉官罷館職之人向者移陜未曾復職事體均一
予奪頓殊欲望僉議允諧不可得也況王孝先已改濮

州則宗古自合仍舊伏乞追還前命以正國體詔宗古特展四年磨勘已而宗古再請罷職從之宗古展磨勘及再請罷職見三月一日今并書之新差提點廣南西路刑獄蔣之翰以病乞改授知州從之大中大夫集賢院學士高賦為通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致仕從其請也

甲寅尚書省言官員在任以急難乞假離任舊無此法近年創行修立致乞假者稍多妨廢職事其間因緣不無詐妄請除父母疾病危篤許驗實給假離任外餘並

删去兼自來以私故離任者並不差破人從其依在任取送家屬條差人一節亦請删去并緣邊主兵及向着河埽若虧欠場務官押綱使臣並勿給從之

丙辰監察御史王彭年奏臣伏覩皇帝陛下好學不倦聖敬日躋左右講讀必擇天下端亮忠信之臣務以道德輔成聖性若使邪偽險薄之人妄進姦言以惑天聽臣恐為害不細臣聞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每當進讀未嘗平易開釋必因所讀文字密藏意旨以進姦說閒

軾言者無不震悚所進漢唐事迹多以人君殺戮臣下及大臣不稟詔令欲以擅行誅斬小臣等事為獻若此言者殊非道德仁厚之術豈可以上瀆聖聰軾之性識險薄一至如是軾之姦謀則有所在竊恐欲漸進邪說大則離間陛下骨肉小則疑貳陛下君臣姦人在朝為國大患不即遠逐悔無及矣原軾之心自以素來詆謗先朝語言文字至多今日乃欲謀為自完之謀是以百端姦譎欲惑天聽若此人者豈宜久在朝廷伏願二聖

深垂鑒照特行誅竄以謝天下貼黄稱軾之所進漢唐故實誅斬殺戮等事編録見存皆可考驗彭年又奏近者論奏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多以漢唐人君殺戮臣下及大臣不奉法令欲以擅行誅斬小臣等事上進仍於講筵讀史書之際懷挾私意妄論政事以瀆聖聰欲乞朝廷罷斥施行至今未聞德音伏望聖慈特賜睿旨降出臣奏狀付三省取出講筵編録則蘇軾所進漢唐事迹内照驗見有上項殺戮誅斬等事若非輔成人主

仁厚德性之說不合進獻即乞早賜斥逐如臣所言不當亦乞特行黜降貼黄稱軾為翰林學士職在侍從凡論政事宜明上章疏指陳是非其在講讀即非議論政事之所今軾於體當上章疏而不上於不當奏事之處而論奏動違故常必挾姦罔伏願詳察早賜罷斥以杜微漸先是軾於講筵進事迹云成帝時張禹位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欲斬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

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折殿檻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文帝時申屠嘉為丞相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唐太宗時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心疾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本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案事不實上

怒命斬之於市彭年累奏俱不報崇寧末乃檢會施行彭年二奏據詔旨崇寧四年閏二月二十八日丙申贈彭年諫大夫時所載增入前奏以元祐四年二月十五日後奏以三月六日今并此彭年奏尚餘四篇今不復取其二奏要亦不足取又崇寧四年閏二月二十八日檢會或有所假託未必彭年當時果有此等奏也須更考詳

詔今後應瀕河州縣積水占田處在任官能為民擘畫溝畎疏導退出良田一百頃以上者並委所屬保明以聞到部日與升半年名次每增一百頃遞陞半年名次及千頃以上者比類取旨酬賞功利大者仍取特旨從吏部侍郎范百祿請

也

丁巳夏國遣使謝封册詔學士院降回詔　亳州觀察使克諶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華國公

壬戌御邇英閣召講讀官講尚書讀寶訓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上問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康對曰皐陶所陳有九德如柔而立剛而塞彊而義之類是也先是上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德音因欲風諫退而上言曰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

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三數雖少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陛下誠能用以修己安人則堯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臣職備史官敬已書之於册以示萬世

癸亥故入内供奉官郝士良男陟爲三班差使

乙丑詔常安民别與差遣安民前自太常丞授江南西路轉運判官以母病不能乘舟辭乃留爲宗正丞別與差遣

據政目在二十四日三月二十六日改宗正丞除江西運判官在二月二日母病不能江行改宗正丞此據安

民家傳

戊辰刑部狀看詳內外吏人銜前及係公之人並罷試斷案其許試條更不施行令來諸路監司吏人所試定奪疑難公事亦合依此施行從之 編錄冊二月二十七日聖旨

己巳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為觀文殿學士餘如故確落職再及一朞故有是命 曾肇制集云蔡確元係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陳州元祐二年二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落職差知亳州二月二十八日再奉聖旨蔡確依前降指揮落職差知安州元祐三年二月及一朞檢舉奉聖旨蔡確與復觀文殿學士差知鄧州二月二十四日再奉聖旨蔡確

守本官差知鄧州至元祐四年二月又及一朞三省同奉聖旨與復上件職確在鄧州嘗上章陳乞頻昌府以便私計右正言劉安世言確所陳乞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搢紳之議率皆不平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賄贓汙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碩

至朕所未及踰年確遽上言乞令内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黄州曽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猒之求者蓋見近日政事多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遽可其奏確謂執政莫不畏已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綱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心勢猶未已徃徃再乞放頋逐便或自乞京師宫觀差遣以就醫為名

然則陛下又將許之乎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使漸得親近廣為岐路異日盜權亂政無不由此而始況輔弼大臣既以罪黜雖領帥節未復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謫籍豈有不因詔除輒求自便此風浸長則陛下慶賞刑威之柄遂為虛名國家紀綱必至隳紊不可不謹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執罷確奏以正國體確在鄧州陳乞潁昌不知是何時因確復職附見此章 先是戶部侍郎蘇轍言臣愚拙待罪右曹俛仰幾歲訖無小補竊嘗以祖

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源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甲冑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為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

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

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効則不恤財之有無户部以給財為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户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算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

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歛傷財之患事定之後除補其闕兩無所傷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為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韙之既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隷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甲胄案所掌今内為軍器監而上隷工部外為都作院而上隷提刑司欲有興作户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

須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

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户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隷户部使户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楛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則凡傷財

害民户部無所逃其責矣茍良楛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户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採伏乞付外施行貼黄稱三司設案舊職今外隸膳部光禄寺雖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採亦當如上三案分隸户部劉予無月日有得罪幾歲之語轍以二年十一月為户侍至三年十一月才一歲也當在十一月間於是户部言自官制以來三司所掌錢穀事務分隸五曹寺監皆得主行官

司既無邦計盈虛之責各物取辦一時不量户部有無利害因依横費百端請令軍器將作少府都水監太府光禄寺等處轄下係應干申請創修添修計置收買材料錢物改鑄錢料興廢坑冶之類並先申户部看詳檢覆候與奪定許令造作物數從本部關赴本轄部分督責寺監依功限差工匠造作内河防急切申禀不及者聽逐急應副畢亦申户部點檢從之蘇轍自叙請復户部三司諸案朝廷皆以為然從之惟都水如舊據實録載户部所言與轍不同今先列轍奏後載户部申請轍奏乃去年冬末

及今施行當是再奏也

監察御史王彭年言近論列知鄆州蒲宗孟非法用刑等事未蒙施行望體量黜責詔京東西路安撫使謝景温體量詰實以聞宗孟時已改知河中府宗孟自鄆改河中府在正月二十八日今附見

樞密院言保甲簿及鄉村丁産簿並係三年一造其合造簿年分多不齊一致重疊勾集供通丁口物力實為煩擾請令府界五路保甲簿俟造丁産簿日一就施行如保甲簿造成未滿二年雖遇合造丁産簿並俟再造簿日從之新無此

御史中丞李常言

禮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葢言有國家者酌取下民之言以為政令則得民心得民心則下仰恩德如天之施澤苟或戾此亂所由生伏以陛下臨御以來一政一令莫不順人心凡所以更革者非苟更之民以為非便故也所以因舊者非苟因之民以為便故也是以詔令每下海内歡呼靡不仰聖澤下天上施之謂也而其最大者二事臣竊疑焉役法也科場也役法之害溥加四海之農民

科場之弊廣及天下之士子臣自蒙選擇當言責首以二事上干天聽半歲于兹鄙言屢上而不蒙採擇臣非要譽於四海之農民天下之學子也誠以不肖不敢上負朝廷至誠竭愚為陛下廣詢博訪酌取民言而上獻於天聽者今置而不問恐非朝廷所以任言責之意不然臣愚無似不足以司邦憲當聖責矣今為政於上而不酌民言執一偏而不求用衆臣恐先儒所謂下不天上施之咎基於此矣伏望聖慈命有司檢會臣前後所

論役法科場劄子詳行考按而詔士民許言二者之利病苟臣言不殊伏望早賜施行以安四海農民士子之心李常三年九月十六日除中丞此云半歲當在二月間因附見月末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去冬以來頗愆時雪今春踰月亢陽愈甚詢之四方率多旱暵二麥已損荐饑可憂然南畝之間苗未至槁近日得雨猶有可救方二聖子育黎庶垂意民事謂宜責躬修政以召和氣而禱祀之禮有所未舉賑救之目有所未行臣雖甚愚竊以為過昔堯有九年之

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
已宣王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雲漢之詩曰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此前代聖帝
明王已行之事陛下之所宜法也伏望聖慈祇畏天變
徹樂損膳精誠祈禱明敕大臣講求闕政申命中外審
決留獄諸路監司謹視所部凶荒州縣廣為賑濟之備
或官廩有不充去歲仍勸誘富民納粟以助公上擇其
尤者寵以閑官不急工役悉俾停罷庶幾人神和悅旱

致膏澤國有預備民無流散又言臣近以時雨愆候旱勢闊遠嘗進狂瞽粗陳消復之理又舉前代聖帝明王側身修行救災備患之事條列以聞乞賜採擇今已累日未覩施行臣聞田家之言以謂三冬得雪而中春無雨則猶不免於歲歉今內自畿縣外及諸路率皆旱暵二麥已損嗸嗸下民將罹饑饉凡可以為救助者安可緩也臣聞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

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禮民已艱食而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伏望聖慈特垂軫惻禋祀之典救荒之政先事而講不必待時責躬求言恤刑省役庶召和氣以致膏澤不報安世言今春踰月當是二月閏今附月末更須參考或是五年事

是月立市易欠户法甲字項萬貫以上五户千貫以上十一户以抵入官掠利還官及五分給半餘俟足乙字項三千貫以上二十二户以抵五分入官餘作十分歲

還一分丙字項二千貫以上四十二户不妆抵並作十年歳納一分丁字項百貫以上百一十户餘有營運尅納外限三年政目二十八日事可見當時市易利害故具載云

